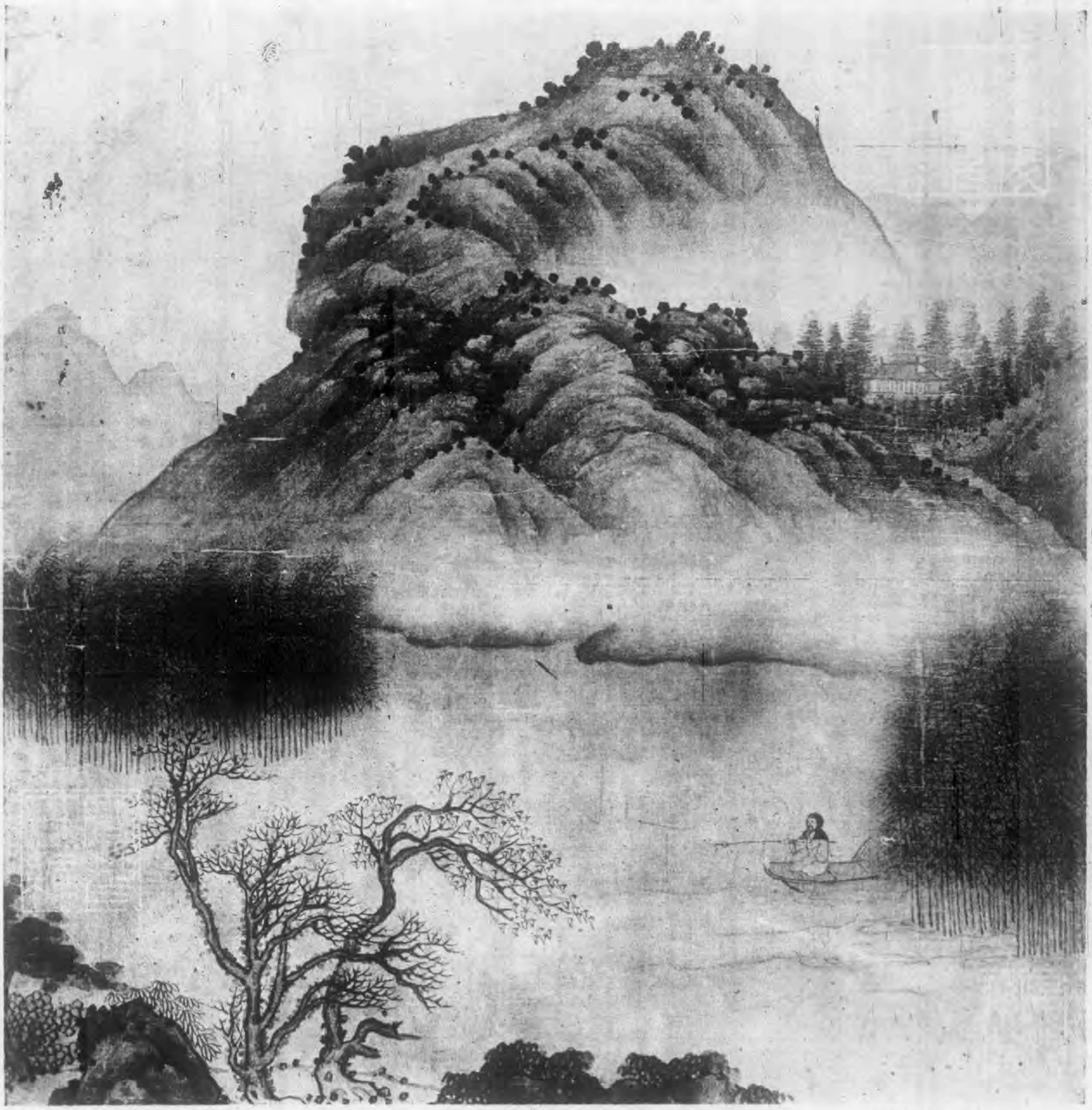
故宮旬刊

再版郎世寧畫第三集及第四集每集定價四元（册定價一元六角

（册用珂羅版精印內容較前益見精采每册定價二元

一郵費每期大洋一分



宋徽宗畫溪山晚釣（集古名繪册之一）

集古名繪册、原藏圓明園清暉閣、本院點查之於齋宮、共二十幅、均絹本、對幅灑金箋本、清仁宗御筆題詩、楷書、縱橫尺寸、與畫幅同、（製板從略、）石渠寶笈三編著錄、

本幅籤題宋宣和溪山晚釣、絹本、設色、縱八寸四分、橫八寸二分、對幅清仁宗御題曰、蒼茫烟水妙設色、天然淡遠和粉墨、中流把釣坐斜暉、林影嵐光連嶼岑、留意書畫政事疎、高閒豪放失君職、吁嗟北狩易滄桑、欲覓歸舟不可得、鈐璽二、「嘉慶御筆」、「化工四氣爲全施」、

宋徽宗、名佶、神宗第十一子、嗣哲宗立、深通百藝、書畫尤工、惟窮極土木、崇奉道教、自稱教主道君皇帝、在位二十五年、傳位太子、是爲欽宗、紀元六、建中靖國、崇寧、大觀、政和、重和、宣和、靖康末、金人陷汴京、虜二帝北去、紹興五年、崩於五國城、廟號徽宗、

西園題跋卷之二

羅浮張萱孟奇甫著

題友人乩書

仙人書世多於乩畫中得之、鮮有眞蹟、余聞宋時溧陽有斗子、坐盜官慶估籍、得鍾離權草書、其末題云、庚申歲書、其名權花槐如一劍狀、至今尙存溧陽人家、惜未之見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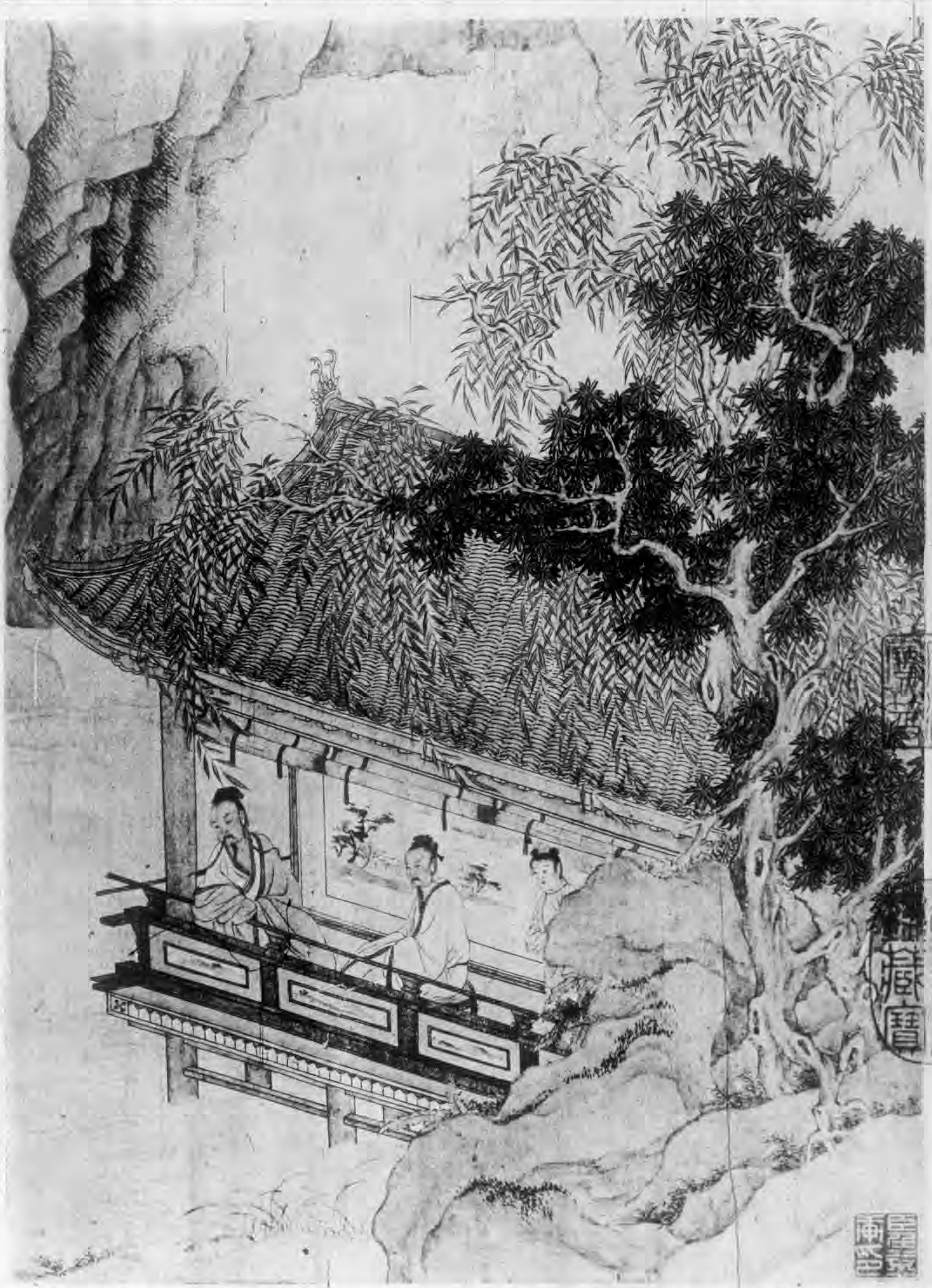
題魏頴超草書千文

穎超、京山人、余友李太史本寧妹婿也、歲丙戌、余家金陵、穎超亦移家、以貲鼓篋太學、游從兩載、甚驩、久之、穎超厭場屋、拜官鴻儀、時雲間有周祖叔宗者、以布衣工臨池、游長安、挾貴人爲重、穎超故不能書、偶從叔宗乞書、不即得、遂怫然語余、我十指豈終爲縣槌乎、乃閉戶三月習書、書成、示叔宗、叔宗氣索、於是魏鴻儀之書、大噪長安、（接第二版）

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本院新出版物廣告
故宮週刊合訂本第二十一册定價四元
啟禎野乘（此書十六卷清無錫鄒漪撰內載明天[illegible]）
宋薛紹彭雜書卷出版廣告
[illegible]

明仇英蘭亭修禊圖之一



是卷原藏御書房、本院點查之於毓粹宮、紙本、設色、縱九寸八分、橫三尺八寸八分、款署仇英實父製、鈐印二、「實父」、「十洲仙史」、後幅明文徵明行楷書蘭亭敘、石渠寶笈初編著錄、

仇英、字實父、號十洲、太倉人、移居吳郡、善臨摹宋元名蹟、畫人物鳥獸山水樓觀旗旛車輿之類、秀雅鮮麗、尤工士女、神采生動、爲明時工筆之傑、

幾令叔宗無處生活、然穎超故貴公子、能經生家言、又數稱詩、爲我輩面孔中人、亦往往挾其書傲倪時輩、叔宗故態、躬自蹈之、居長安市兩載、輒檢校南京兆、又輒丞靈寶、無何、復以考功令罷歸、不能如陸希聲之攀援登光首座、噫、亦數奇矣、顧穎超獨喜爲余書、常滿箱篋、皆爲好事者持去、今所存者止此册、及屏風閒居賦而已、穎超產不及中人、好游閒、入官益落、余分司吳關、穎超千里命駕、時叔宗亦以歌鋏、並肩而至、王伯穀、錢功父、欲爲兩君射戟、余折其矢、兩君皆代興矣、何必中此、叔宗遂快快去、而穎超獨留、凡兩月、余爲治裝、差不薄、故此二書、皆其最得意筆、穎超亦喜而詫余足以償食魚而出車矣、穎超偉軀幹、滿而皆黑瘢、余輩嘗呼爲魏廝子、一日、余偶謔之、穎超故自超、第天既超君之腕、而不超君之頰、何也、穎超啞然反余、孟奇故自奇、天既奇公之頰、而不奇公之腕、又何也、蓋余幸白皙而美、第臨池拙耳、一坐大哄、甲寅秋、瑩兒重裝此册、因念穎超別八歲遠矣、穎超少余十年、腕力尙健、其書想復超乘、蓋從大令入門、時或涉足襄陽、執使適利、結搆俊爽、而流麗娟雅處、當有日進、無日退、究竟堅固、南可以割董太史玄宰半席、北可以分刑太僕子愿一鼎者也、刑董二公、皆余臨池社中龍象、叔宗吳兒、襄陽所云、驚諸凡夫者、具已別詳、

贍藥編

清長洲吳　綃撰

滑脚

戊寅一春、日爲歡郎、生事懊惱、吳門豈知虞山踪跡、且滑脚釋禁多時矣、何事還提、任君日藹春風、正是少年得樂之日、莫爲弟錯過韶華、良深悼惜耳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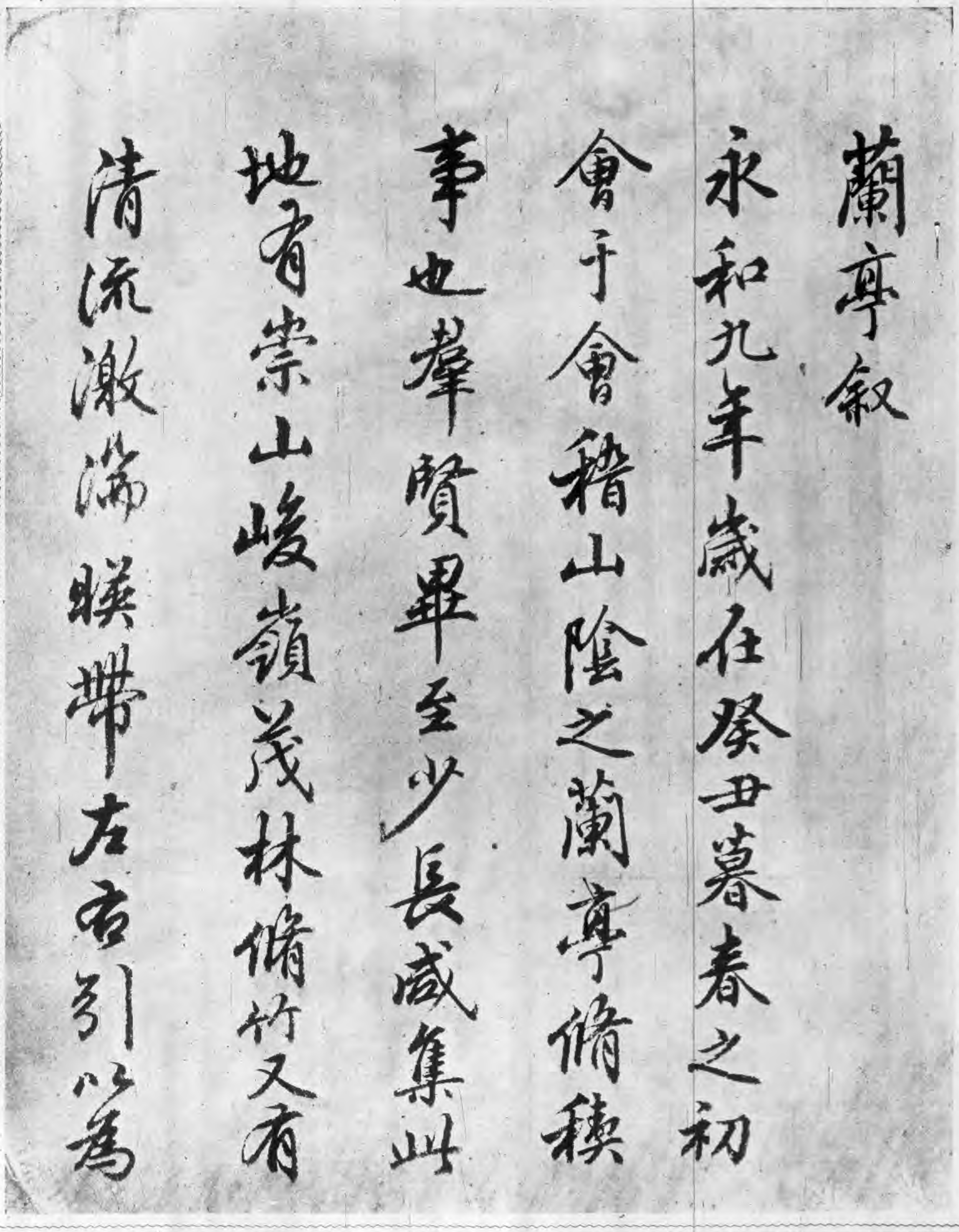
耳熱

暑氣方消、新涼襲人、眞良夕也、困頓愁城、無心裁答、

（接第三版）

元二角　四版宋四家墨寶定價一元二角
四册定價國幣二元五角
故宮博物院發行
致灑落用膠版精印每册定價一元
華街淳輝閣　廣州市西堤大新公司

明文徵明書蘭亭敍之一



蘭亭敍
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
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稧
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
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
清流激湍暎帶左右引以爲

說明見前、文徵明小傳、詳見本刊第一期、

更未知玉人近緒何如耳、邇來何至音疎、使人雙眉如繫、中情詛悵、耳輪覺熱否、別來近况、縱有玉粒金粢、喉寬若哽、豈是纖腰而學蛾眉、乃憐才以至於深害如斯耳、形枯神朽、暮雨殘花、委之西風黃葉、何忍何忍、

緣薄

兄爲何不別而行、恨弟不出故爾耶、昨宵豈忍不赴鑽關、因夜門扃、無計可出、含愁假寐、早來正欲借園關一面恩兄、聞兄已歸、不勝悵恨、緣薄如此、再不必妄想矣、衷腸縷縷、哽咽難言、怨氣稍平、當以相酬耳、子齊恩兄、弟蕭頓首、

艱會

本緣命薄、反眷高流、何况連宵誤薦荊王、夢中狂魄犯罪、遂將生平福氣折盡、以至今日、莫云歡會遙遙、一面亦不可多得、機殼入來、又復錯過、因知此生難期得意矣、何以孽絲難繫、日來更覺種種傷心、色色慘目、漫謂遣愁、思更入骨、不如從夜臺行、好將信兒悽悽惶惶的寄也、鮮魚二尾、奉酌杯酒、幸留之、

不負心

君恩浩蕩、何以仰酬、惟有不負心三字、可效萬一也、然春島已少成、今但須卓氏行旌耳、

林石逸興卷之一

明燕人薛論道撰

戒嫖風

二十年柳街花巷、一掃光東飄西蕩、只弄的無家無國、有親朋、門不上、名留風月場、身歸貧賤鄉、海神廟裏、不受馮魁狀、御史行臺、難追妙玉贓、不良、坑人甚虎狼、商量、收心別有方、

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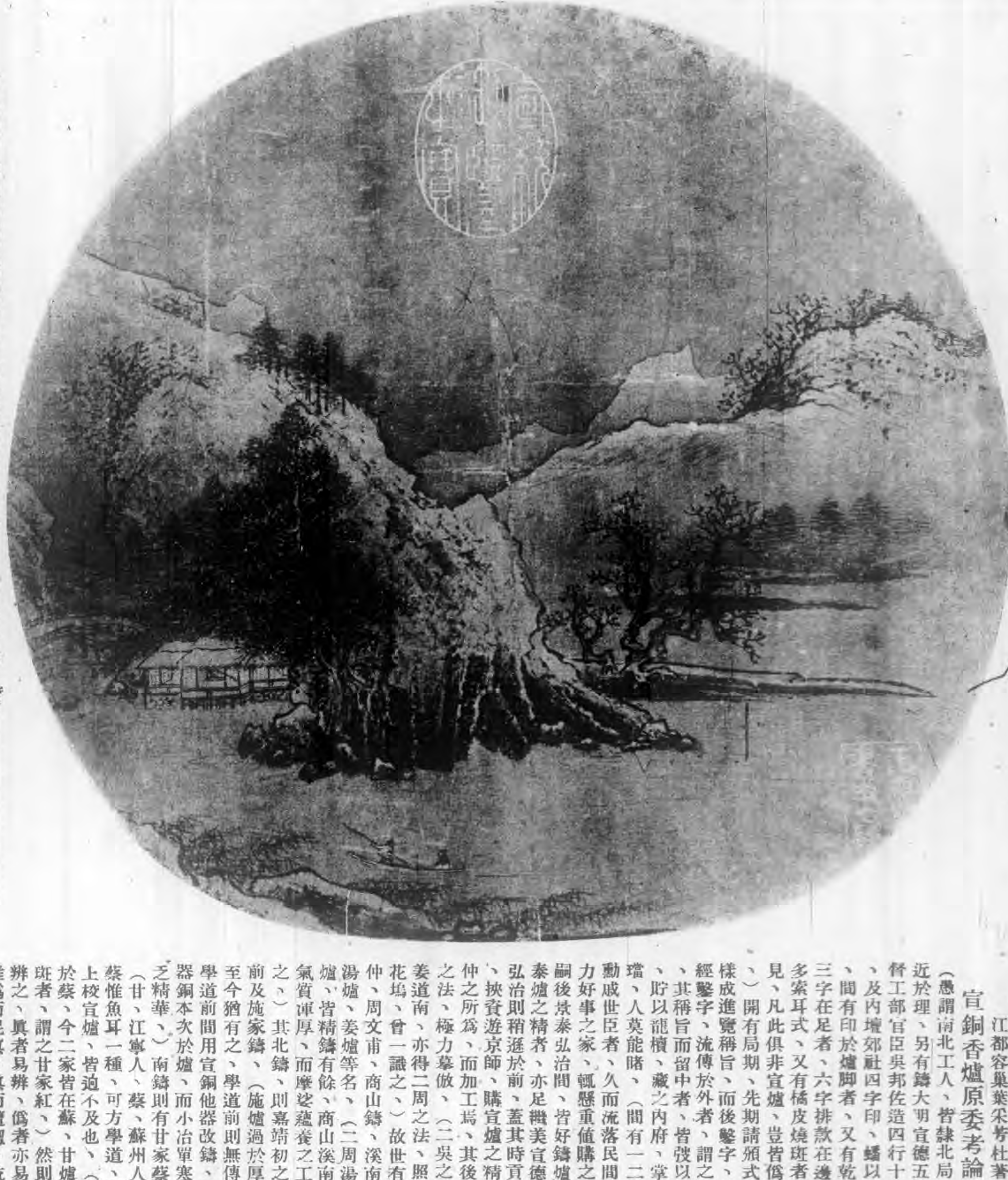
到而今嘗着嗞味、悔當時如痴如醉、都做了江心補漏、賊去了、將門閉、從前事莫追、而今猶可爲、糟糠結髮、少甚鸞鳳配、際會風雲、何憂龍虎閫、心灰、鳴珂巷裏悲、奪魁、瓊林宴上歸、

弔古

今古陳摶一睡、萬事劉伶一醉、張良見早、范蠡識迴避、雖然天網恢、王家放過誰、蕭何下獄、僅免一身罪、韓信一擒、殃及九氏悲、狂爲、接輿少是非、不爲、許由洗耳歸、

南京故宮博物院印刷所承印

宋燕文貴畫雪溪乘興（集古名繪册之二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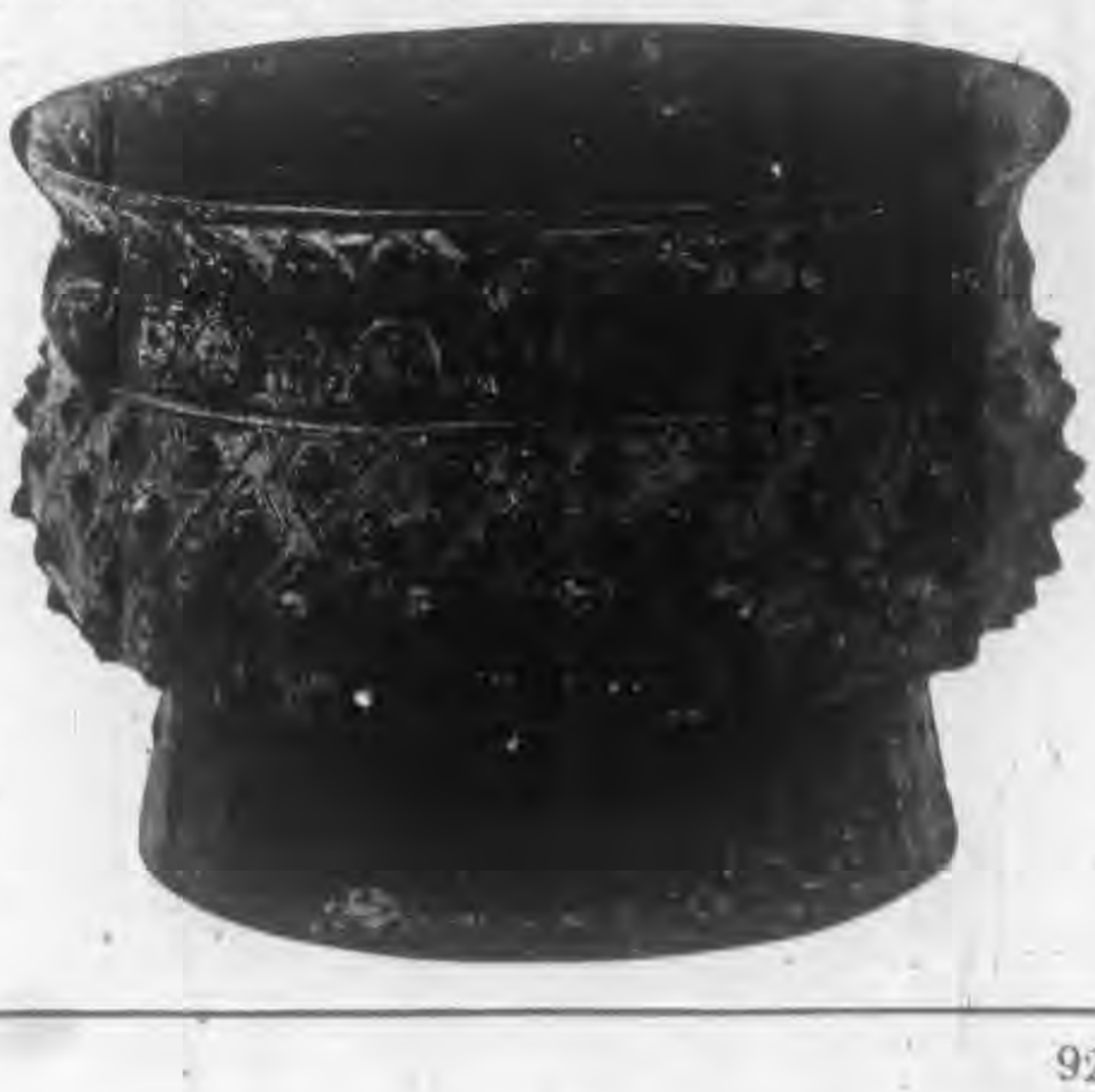
本幅團扇式、簽題燕文貴雪溪乘興、絹本、墨筆、縱六寸九分、橫七寸四分、對幅淸仁宗御題曰、遠溪水闊深、寒林玉蕊徧、寘巖巒峰連、點綴皆鹽霰、扁舟坐畸人、乘興訪碩彥、曲彴倚汀湄、佳景收尺絹、鈐璽二、「空太和」、「澄神靜慮」、燕文貴、一作文季、吳興人、隸軍中、入圖畫院、善人物山水、細碎淸潤、自成一家、有燕家景致之稱、所繪舶船渡海圖、大不盈尺、舟如葉、人如麥、而檣帆櫓楫、指呼奮踴、盡得情狀、至於島嶼相望、蛟蜃雜出、咫尺千里、尤爲特妙、

容巢摭言

江都容巢葉采芳杜著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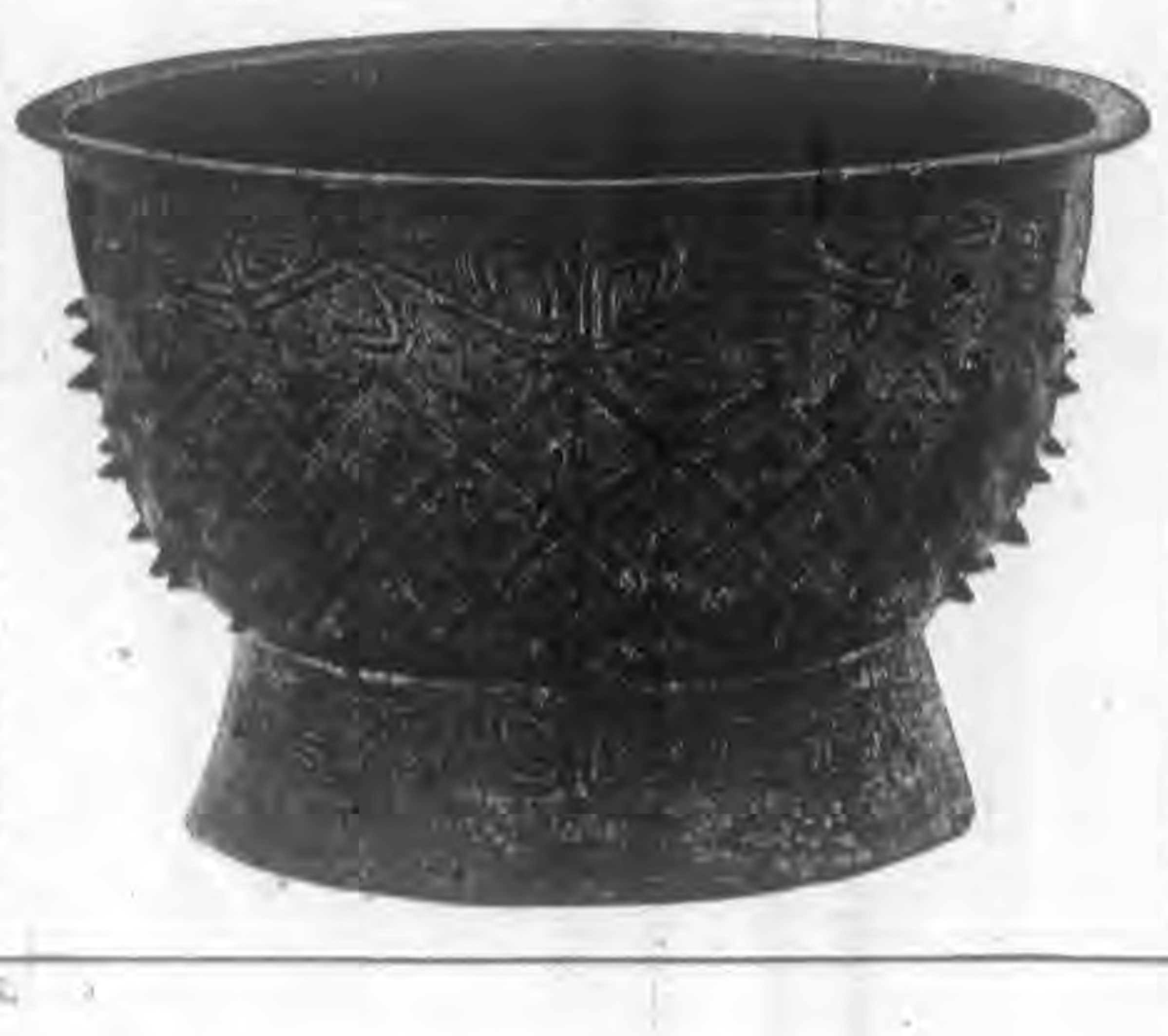
宣銅香爐原委考論（續）

（愚謂南北工人、皆隸北局、或近於理、另有鑄大明宣德五年監督工部官臣吳邦佐造四行十六字、及內壇郊社四字印、鐫以雙龍、間有印於爐脚者、又有乾淸宮三字在足者、六字排款在邊者、多索耳式、又有橘皮燒斑者、歷見、凡此俱非宣爐、豈皆僞造耶、）開有局期、先期請頒式樣、樣成進覽稱旨、而後鑿字、故未經鑿字、流傳於外者、謂之樣爐、其稱旨而留中者、皆弢以錦囊、貯以龍櫝、藏之內府、掌以大璫、人莫能睹、（間有一二賜予勳戚世臣者、久而流落民間、有力好事之家、輒懸重值購之、）嗣後景泰弘治間、皆好鑄爐、景泰爐之精者、亦足繼美宣德、而弘治則稍遜於前、蓋其時貢銅與藥俱盡也、隆萬間、吳人周敏仲者、博雅好古、挾貲遊京師、購宣爐之精者、倣而爲之、頗能亂眞、又有周文甫者、復倣敏仲之所爲、而加工焉、其後新安有商山吳氏、溪南吳氏、皆富而好事、得二周之法、極力摹倣、（二吳之後、間有能此者、余嘗見之、）近有吳門湯子祥、姜道南、亦得二周之法、照式鑄造、（湯子祥之子星若、更精摹倣、住蘇之桃花塢、曾一識之、）故世有周敏仲、周文甫、商山鑄、溪南鑄、湯爐、姜爐等名、（二周湯姜之爐、皆精鑄有餘、商山溪南、則氣質渾厚、而摩娑蘊養之工又過之、）其北鑄、則嘉靖初之學道前及施家鑄、（施爐過於厚重、至今猶有之、學道前則無傳矣、學道前間用宣銅他器改鑄、然他器銅本次於爐、而小冶單寒、終乏精華、）南鑄則有甘家蔡家、（甘、江寧人、蔡、蘇州人、）蔡惟魚耳一種、可方學道、要之上校宣爐、皆迫不及也、（甘亞於蔡、今二家皆在蘇、甘爐多燒斑者、謂之甘家紅、）然則何以辨之、眞者易辨、僞者亦易辨、惟僞而混眞、眞而遭刼、流於僞者、則難辨、必先辨其質、次辨其色、次辨其式、次辨其款識、覆手口耳與足、（未完）



乳丁簋

原藏南庫、高四寸四分、口徑六寸一分、足徑四寸九分、深三寸五分、腹圍一尺九寸二分、重市秤五斤二兩、



乳丁簋

原藏壽安宮、高四寸九分五厘、口徑七寸七分五厘、足徑五寸五分、深三寸八分、腹圍二尺一寸七分、重市秤四斤六兩、

故宮週刊總索引出版廣告
元俞和書忠祐廟碑出版廣告
明文伯仁詩意圖出版廣告
本刊每期一大張定價